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設王專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

武王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伐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道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道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

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櫟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湯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循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令得

美任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疆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

字為氏展禽是也

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闞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關辛闞巢闞懷聖之國皆有大功為氏生為賈孫叔敖萬文遠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

屈蕩屈到屈建村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
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
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
國最爲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
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
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
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
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
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
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

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
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
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
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
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
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爲宰
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權武后者後突厥
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
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
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
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
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
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
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杜稷魏
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廉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

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
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
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
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
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
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
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
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

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才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徐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二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會人職方郎中知制誥

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

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首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勅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

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徃徃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

日待月異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
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過之禮過等詢問之
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
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門帶酒
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
常事雖為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
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
頗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
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

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
語此時廻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尚未
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
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與入論諫書

某疎愚於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
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
筆和墨則其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身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
百輩不可悉數然恣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

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
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
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殺人者殺人
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
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
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
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果食之必死乙必曰食
我食之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
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
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
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
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
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
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
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
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
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

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
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
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
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
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
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
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
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
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

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
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
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
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
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
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
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異於
異時資閣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
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

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
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
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
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
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
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
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
覺繁多某再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墓

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旣非生知復未涉人
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
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
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
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其無
大過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
歲乞假路由漢上負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
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恃郎中之知亦
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
久而深者又欲資郎中負外之爲階級遠干尊

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關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爲文十四首編爲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爲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爲獻無任慙惶然特爲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某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二

樊川文集第十三

杜牧字牧之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杳天沉汪澶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

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壘壘曲垂
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繫繫以節義自
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
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
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篚篚之多少飲食獻酬
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
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
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
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篚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

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
雖尊爲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
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
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而
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
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鐫之益固使天
下之人異日捧明而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爲宰相長
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
也於流輦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

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
欲導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
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悖中爲
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
煩尊重無任惶懼謹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
罪悔僕之所稟闊畧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
與其心知耶柔利已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

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
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
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
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
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
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
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
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
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
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

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
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
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
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
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
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
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
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
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

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
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
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
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
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
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
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
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
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

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
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
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
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
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
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
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
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
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
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

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
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
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
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
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
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
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
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
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

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旣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平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注厲叔事莒教公莒教公不知及莒教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列之士旣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功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

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對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拉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

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個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

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
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
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
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
不特自發明導說其哀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
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
再拜

荅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
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

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
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
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闥
闥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
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

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鑠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爲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

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
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
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
成敗者而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胷臆得以
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
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
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
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
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
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
豈無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
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
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
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
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
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
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

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
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
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
與作主不得非裏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
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鏤取
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
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法况諸監
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爲姦欺人無語路况土鹽
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留後衆皆以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

羸卽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
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爲
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
卽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姦賊
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
淮之太殘爲侍郎之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
若問於鹽鐵吏卽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
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
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
責某再拜

賈某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䟽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

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點吏不能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申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

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
以為證明豈敢自述今為治患於差役不平詩
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
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姦胥貪冒求取此最
為甚其恐懼再拜夫事去一飛語善亦謝中
文於於親故不親於親合於案案同出於余於
樊川文集第十三 昔嬰對於明自劍自塗不
用前其幾到陳史孰長外夫又於木或輕工
公取自心對軍由平餅轉差盡拋亦無吏不
西由影劫富家者然平閑坐貧不者然口率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杜牧字牧之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
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
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
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為刺史實守
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
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黃帝

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
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
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啾嚙跳突千毛萬羽豹
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
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
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
飲順氣完神奠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
萬侍女酌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
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
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
宗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
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
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故皇
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旃旒旅五帝坐壇百
神立坵天廉鬼疑眇嚮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
蠻夷竒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
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
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困畜繁脂大東

南西北限岸量紀無有頓憚得可不識災害三事
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
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
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
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
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
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誠纖悉
丁寧品類細備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
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
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羨哉無愛羊牛

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
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啓毛濯爵置幕不委下吏
簡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
神宇躋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
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
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
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
聰明唱和符同相爲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
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
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

神如有言我蒼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瘡痍
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其敬再拜
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云實有之石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
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萎之饑即
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
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
被管庫敢有其實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
海孝婦吏寃殺之天實寃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
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
胡為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
格天為我申聞

第二文

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黃境
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今行一切後有文吏
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
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
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為之名豪者

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
悉除去蠶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
其一斗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
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
獄面盡其詞弃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
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
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
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怒
亦可也殺亦可也穉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
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

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
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
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
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
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
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
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
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

易卑庫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兒嚴整風雷雲
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
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
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
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
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
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恭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威邂逅釋願如相為期放論劇談各持是
非攻強討深張牙設機怒或艷赫終成笑嬉於
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
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
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為詼諧耳熱膽
張觥聯相狃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
倚旁隈時間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
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
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

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
會交代公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爲別幾
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首
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
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
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
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
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
天爵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

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鉞

普錯

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

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
君子小人臯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
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
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棺一
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宦途接挈益至會昌之改柄者
為誰忿忍陰汗平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崗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牧拾寃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烏書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
暗偏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
弃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
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謀
人死而復生未足為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
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
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
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訃問忽至慟哭
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為蒼生慟豈獨私

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
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
者致誠奠筵伏惟尚享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
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
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
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
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菟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

史大夫充浙江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

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曾祖

某皇任醴泉縣令祖某皇任太子中

允贈右散騎常侍父某皇任檢校吏

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

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
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

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
號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
幣使者數返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
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
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
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
必留戾程必黜每懸榜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
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一釵不
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
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
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
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
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
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
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
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竒章公上
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
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

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
闕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
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
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
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
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
曰魏北燕趙南控成臯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
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
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
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子沛能撫之吾視

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
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
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
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擢後浮華
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
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號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錢
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
不能瞻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
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

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
長不忍爲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
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
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湏必應生活之
具至于餅缶七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
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賞凡金漆陶
木絲枲之用悉爲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
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歛民
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藉民而載
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

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
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况今迂直之計有
不趨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
之北臨黃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爲糟下注于舟
因隙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擊囊
裹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駟
駟爭鬪願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
頌凡二年改岳愕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襄山
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
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鑠三

關鄂練萬卒皆儉楚善戰寢有戰風稱爲難治
有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親之
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
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劫于水
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耆而無捨焉比附他盜
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
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弃奸冒用公法也
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
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
於闔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

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
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
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鍾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
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
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
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
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
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
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
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

第籍地沃墾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
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
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
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
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
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
苦隨以治之纔逾朞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
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
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
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爲公卿爲侯伯未嘗
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
智恭儉鬱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
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
位自及公內外闕闕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
甲焉觀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
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
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陪吏之屬徧
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
愴而多畏也自爲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

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庠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東挺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爲代之著爲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貴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士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

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
行狀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

貞外郎

父某皇任尚書禮部貞外郎贈太子

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

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違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鄆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祕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至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遂巡不就上欲面

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
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
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
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
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
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
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
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
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
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冤踈通

蹊徑人情物理無不由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
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
於此豐豐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
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
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
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于常貢者必
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
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
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
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

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
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
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
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
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
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
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
出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
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
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

時名公將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
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
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
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
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
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戇滯闕事寮佐皆患之
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關事
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
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
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

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
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絕服
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
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爲於京師開化
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牀
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
以爲非今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
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
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
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又三十一年閏卷終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
史以其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
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
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
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昧愚一自到任憂
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

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
萬稅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
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
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
相繼聯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
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颺任延
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上一縣宰獨能不徇
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
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
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
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
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
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
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
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
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
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卹聖明
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歡戴十四聖之生
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之敢

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
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
所遣刺史不爲虛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爲瑞
爲祥爲歌爲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
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此邊
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誠慶誠抃頓首頓
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
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

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時長狄攻
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
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
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
邑發掘園陵段頰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
匈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
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
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
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
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

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亂者伏以党羗
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
爲西戎所感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
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觝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
德之際北燕偏重去聲中原一掀大曆建中之
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羗因此亦恣猖狂兎
伏鳥飛爲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
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
撥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
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鷲之兇劫饋穀以焚

舟殺輶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呌牙依據深
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勢中艱難已來不
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
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
決神機箕宿禡牙狼星斂角戍日禱馬太白揚
眉按瑣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地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隘囊封赤白雜
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傳鄭甘
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
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春喉或以長矛挾脅僵

屍積壘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電轟喧萬里之威
稜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
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
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皐陶無
遺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國自
此兵爲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
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爲一家用
夷狄爲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
風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郡樸樵散材空過
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爲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

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
款懇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
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
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
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
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
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

時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授
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
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
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
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
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雄文流傳
後代至於臣者最爲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
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
爲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

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
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
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
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
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
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鏖七關地闢千里歌裡
首而息射詠扶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
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尅

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
念國家之爲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
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輜
干戈而兇逆潛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
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
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
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劔閣朝廷所有唯
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
法爵不踰等舉不失賢親莊正之人去側媚之
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

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伏惟元和之功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行天下
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
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
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
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
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
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

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午夜觀書日昃聽
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
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
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爲跨馬
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
廣川薦草盡爲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
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
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於霄漢之
表盡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

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
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
纍纍而自縛解辦削衽投戈委弓懾怛威靈歡
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指北海而封燕然
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
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
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
稱德誅功今陛下用仁義爲干戈以恩信爲疆
場所求必至有闔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
八聖旰食之恨百年土地之羞小雅盡興大

業無極爲而不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日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聽勅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飢荒遂有奸兇敢圖嘯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懼

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乘間即有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群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逆賊鄧裴輒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飢人剝亂鄉閭陵蕪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筭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翦豺虺党項已寧於朔北妖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爲四守統華

夏爲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奉聖謨無任抃舞慶快歡呼踴躍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群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羗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焉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膈專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其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功勤鼎比凝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踴躍歡抃感恩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
廣樂九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抃臣等
幸生聖代獲備台階雖欲殺身豈酬大造無任
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
至王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
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
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夫圖捧詔兢惶銜恩
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
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
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
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憊闕及擢爲筦擢累受
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踈拙不效
消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
室有燭代天理物爲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
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

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勲勞舉而用之無
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鑑更
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
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
天下幸甚無任惓懇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荅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月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
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啓處
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
以魁柄自顧斗筭之器樸櫟之才乘恩寵時竊

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拜謝
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
上陳懇辭自叙異迴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
重臨綸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
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戮力盡瘁粉骨
捐軀知無不爲見死寧避冀荅君親生成之德
用酌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血誠慙惶戰越
之至

又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其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

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
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
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竒之態螢光燭
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
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命曰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
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
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
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

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已之辭或忘同列之對
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
閣內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
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
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
謝許受江西送綵綃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
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
綵綃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
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

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時令微
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枯黃綃之妙實愧蔡
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
身不勝感恩慙惶之至

內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
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
願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
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
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壑食置
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爲勞屬饜而止
飽德以歸旣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
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
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
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

錫賚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竒
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諒有令名備歷清
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
推忠慎自弭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搢
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
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
所任廻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旣曰
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

伏准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
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
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
及領藩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
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
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廻與蔣係
旣不虛受實爲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禮不盡受者其禮也知為之禮者其禮也
 解業實重禮也禮宜辭今許以用也自與律治
 今並用為禮典小州對以桂陽諸書列五部車
 又於禮辭實重禮也禮宜辭今許以用也自與律治
 早議對禮宜重禮也禮宜辭今許以用也自與律治
 且舉一人自為禮為以前半官以禮素律文
 外郎某五日自禮內以文法常終可上終三日
 外人舉禮終



